

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

刚过国庆节,就有老主顾凑到肉铺前问:“现在能做腊肉了吗?”我笑着打趣:“这是上海,要是在东北或许还行。”按上海的气候,做腊肉得等大雪节气后才合适,冬至以后才算进入高峰。

如今卖猪肉早已不只是简单售卖,客户要绞肉糜、切肉片肉丝,挑剔得很。唯有有求必应,生意才能兴隆。不知从哪年起,每年冬天帮客户做腊肉成了我的固定营生。上海人偏爱的腊肉分三种:腊肠、酱油肉、咸肉。大雪过后气温稳定,腊肉才好保管,不然腊肠易粘,酱油肉会发霉,咸肉若腌不透,还会生出白色小虫摇头晃脑地“抗议”,半点马虎不得。

做腊肠最是耗时耗力,却是生意里的重头戏。早年回安徽阜阳老家吃席,尝到表弟做的腊肠风味绝佳,便带了些来上海,客人们尝过都赞不绝口。自此,每年冬天我都会把他请来帮忙。表弟打小跟着表叔做屠户,

腌腊肉、灌腊肠的手艺堪称一绝,灌出的腊肠粗细均匀,肉质紧实,咬开后满是鲜醇香气。

灌腊肠前一天,我得提前备好料:选前夹肉切成大丁,再绞成肉丝,肥瘦比例必须精准,三成肥七成瘦或四六开均可,瘦肉多了就会柴得难以下咽。老表接手后,先把肉丝倒进大盆,加入适量盐、白糖、生抽、花椒粉,再淋上半斤老家酿的米酒提味,加少许高度白酒去腥杀菌。如果要麻辣味或者五香味,配料就会改变。在配料前,还要问问客户喜欢重盐还是清淡。

老表把提前泡软的肠衣套在绞肉机灌嘴上,一端用棉线扎紧,另一端用手捏住,我则负责把搅拌均匀的肉丝往机器里填。随着机器运转,肉丝顺着灌嘴慢慢钻进肠衣,表弟的手顺着肠衣一边捋一边盘到盆子里,让肉丝分布均匀,不鼓包不塌陷。不一会儿,一根油光锃亮的腊肠就灌好了,每隔一段用棉线扎个结,一串串挂在架子上,像红灯笼似的喜庆。这样的腊肠配料中没

有厂家批量生产时用的“科技与狠活”,吃口当然嘎嘎香。

石泉路的杨阿姨是我家肉铺十多年的老生意,冬至前就在我这边做了腊肠,今天一早就过来了,笑着对我说:“哎哟,腊肠香呢!邻居昨晚敲我家门了,是我家蒸腊肠的香味溢出来了!她让我先帮她订个20斤。”看她那满足与幸福的样子,肉铺前又开始起蓬头了。

酱油肉和咸肉的做法相对简单,却也藏着讲究。酱油

肉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或者夹心肉,切成3厘米左右的大块长条,用线穿好待用。怎么酱呢?我二十多年的经验值得你学习。在品牌老抽酱油里放进冰糖、八角、香叶、桂皮、适量鸡精,一起放锅里,待煮沸后10分钟即可以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把肉放进去。必须等酱油完全凉透才可以。在放肉之前别忘了放一点黄酒,泡上五到七天就可以拿出来晾晒了。十天后表皮紧实、颜色红亮,蒸好切片油光闪亮,咸中带甜。

咸肉则用粗盐加花椒反复揉搓带皮五花肉,最好码进陶缸里用重物压上大石头腌十天左右,晒至干硬后,用来煮米饭最是香浓,米饭吸足油脂香气,配着青菜让人直咽口水。

每天收摊后,我和表弟把做好的腊肉、腊肠整理好,挂在铺后的架子上。空气中弥漫着肉香、香料香与米酒的醇香。表弟会点支烟,跟我聊老家的事,说老家冬天比上海冷,腌腊肉时雪会落在肉上,冻过的腊肉更紧实、香味更浓。他还说,以前农村说媳妇来看家,为了表现自己家里殷实,会从七大姑八大姨家借些腊肉挂在自己家房前屋后,现在好了,农村也腊肉自由了。

如今,我的肉铺成了邻里间的“年味聚集地”。每天都有客户来问腊肉进度,顺便聊几句家常。有人说,闻到这腊肉香,就知道年越来越近了;有人说,没有腊肉,那怎么叫过年?我懂,他们恋的不只是腊肉的香,更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情,是对团圆的期盼。

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来稿请发:ygb@xmwb.com.cn,邮件主题标明“新大众文艺投稿”。

关于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从不停止质问》一书中有一篇《所以,去看吧——通过塞尚和汉德克的圣维克多看〈生命之诗〉的三次决心》,我时不时会翻出来读。汉德克曾公开表示自己在一九七八年初的一个展览上,看到保罗·塞尚的画作《圣维克多山》后,深受感动,并决定前往圣维克多山朝圣。“看”是汉德克这场朝圣之旅的关键词,欲借塞尚之眼,亲眼看看这座山,并且很快地,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塞尚之山:圣维克多山的启示》。

在寄给左拉的一封信里,塞尚写道:“我出发去寻找母题。”

汉德克试图用“看”,去寻找那个可能统摄一切意义的存在,换句话说,寻找某种答案,“看”在这里也成为看待生命的态度问题。放弃哲学而选择雕刻的熊秉明,一生都在“看”,不仅是因为他热衷的雕塑需要用肉眼真的去看,而是他能从“看”中认出生命中的那些微妙的蕴意。

在西方的诗文传统里,有两种简单的划分:“Poetry for the eye”和“Poetry for the ear”(看的/听的诗)。再粗暴些还可归纳为:可读和不可读的诗;前者用声音牵引出意境,后者“让人走近静观、冥思”。这是熊秉明在描述罗丹雕刻时所用的话语:“罗丹的雕刻不属于外光,不适于放在广场上,阳光里……他的雕刻是属于室内的,让人走近静观、冥思。”我想,雕刻家的加冕之夜,也会是寂静无声的吧,像是罗丹,静默中生发一种宗教感。微妙难说的意义藏于“内在”,谁的内在?我,便是我的内在;你,那就是你的内在;熊秉明,即是熊秉明的内在。从一开始熊秉明就选择了在一个静谧的室内空间里——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个亮度不高的房间——一对一地观看罗丹的雕塑,与罗丹对话,没有别人,就只有他自己。当他面临是否要回国的抉择时,有意在老同学来巴黎前决定好,是想完全忠于自己,生命是要自己来体认的,这与观看罗丹雕塑的是同属一个人。

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人的肉体上,看见明亮灿烂,看见广阔无穷,也看见苦涩惨淡、苍茫沉郁,看见生,也看见死,读出肉体的历史与神话,照见生命的底蕴和意义……”“看”,让世界在他的面前铺展开来。读他的日记择抄,可以感知到这也是一个不断寻找母题的人,他希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风格的路子。但我们的人生是否真的存在一种母题?后来的日子里,他也画画、写书法、写文章、教书,并没有只精工于雕刻一门艺术上,转而去“看”更多的事物,开启更多的旅程。他在《自己的话》里写:“……我好像在做一个试验。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但是我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红的、紫的、灰的?结出

什么样的果,甜的、酸的、涩得像生柿子的?我完全不能预料。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我无骄傲,也不自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摘自张新颖《九个人》)

因为在答案/母题之外,还有一条广阔,有无限风景可看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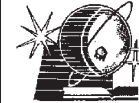
一顿烧烤大油边,还加了一碗醪糟汤圆。

可以说身为一名身材焦虑的50+女性,我的自信都是“普通”同龄人给的。

人这一辈子,站对位置很重要——离那些60岁还在晒腰臀比、马甲线的人远远儿的,回到普通的同龄人身边,你就永远苗条。

熊秉明的“看”

胡赛



跨年之际,笔者遍游贵州南部,本为考察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最新发展,但不经意地发现当地有不少可以感悟人生的好去处。

七夕会

贵州在过去20年大力兴建高速公路、穿山隧道和跨江大桥的努力下,已经不再是“地无三尺平”了!笔者到访去年9月才开通,被誉为“世界第一桥”的花江峡谷大桥。大桥桥面离其底下的花江达625米。625米是什么概念?和我国现时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差不多!

笔者作为年过四十的中年男子,胆子是有一些的,但和一般人一样,临高难免内心仍有恐惧之感。当乘升降机至所谓的“三楼”时,走出升降机,清风吹来,远眺铁丝网外的山山水水,心中一震,有点如苏轼般正襟危坐的感觉,不免想问旁人:“何谓其然也?”

好在设计师颇见心思,大桥以青绿色为主色调,视觉上既青春,亦能减少一点儿恐惧感。走向桥中央位置全长700多米的行人路,两旁起初都设有挡风玻璃,路面坚实,增加不少安全感。之后,撤去挡风玻璃,可以拿手机或相机伸出铁丝网外拍照。感到有些不安,不用怕!扶着两旁的扶手,舒缓一下心中的激荡感。又或者走回行人桥中间位置,甚至坐在行人桥上设置的椅子休息。步行300多米,有刚好一位行人阔度的透明玻璃桥面,长约15步,玻璃能承受10吨!第一次,一路走一路拍,通过手机看脚下的花江,恐惧感较少;第二次,放心了,亲眼望着脚下的花江行走。

走至大桥中间位置,可以有几个选择。第一,买手信(笔者便买了花江大桥款式的冰箱贴,奖励自己的勇敢);第二,饮一杯咖啡,舒缓桥面寒风寒意;第三,试试看:脚踏约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全玻璃桥面,站着、走着以至睡上去。此时感悟:两旁的挡风玻璃和脚下的透明玻璃桥面,犹如我们坚实的心灵墙壁,有效阻挡外来挑战所带来的恐惧;铁丝网是条条框框,要脱离您的视角(手机、相机),才能直接感受到人生的真实的一面;椅子——人生累了,就坐一回儿吧;扶手——遇上困难,就找别人帮助吧!懂得这些道理,笔者怡然自得地在“花江峡谷大桥625m”字样的红心前以及“横竖都是世界第一”“xx位挑战者”的显示板前留影。走回升降机口,已一点恐惧感也没有了。

贵州另一处可以感悟人生的好地方是黔东南州黎平县的肇兴侗寨。作为全国侗乡第一寨,肇兴侗寨的蜡染、刺绣和银饰工艺、侗族大歌等都是特色非遗文化。2025年大热电影《哪咤之魔童闹海》开篇莲花绽放时如天籁般的吟唱,就是年轻的舞乐蝉乐乐团主唱杨想妮等侗族姑娘以侗族大歌演唱出来的。正值阴雨,体感温度-1℃,到寨内一座鼓楼避雨。侗寨分别有在2001年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侗族最大的鼓楼群为代表的五座鼓楼,冠以“仁”“义”“礼”“智”“信”。笔者所在是“礼团鼓楼”,村民和游客围着鼓楼下的篝火取暖。“鼓楼凌云不用钉,飞檐揽月接星辰。笙歌夜夜楼中起,散作人间风雨声。”未闻笙歌声,只闻楼外风雨声,大家围着火寂然无声,也不拿着手机看影片。笔者本欲拿着相机拍照和视频留念,转念:“为何不享受这刻难得的宁静,想想人生?想想世界?”离开“礼团鼓楼”,带着一身的暖意,瞥间看到梁柱上写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心头上亦为之一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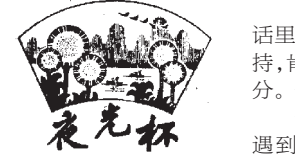
旅游

记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了,买衣服变得不再是一件快乐的事。心仪的衣服不能算少,可是买回来以后一上身,总有这样那样的别扭。而所有别扭的核心,基本是同一个问题:我的腰线又膨胀了。

好好说话就是:我胖了。不仅胖了还膨化了。知道什么是水桶腰么?看看本人就明白了。

那种受挫甚至羞耻感,一次一次叠加,让人很不舒服。时间长了,也会自我否定:是我不够自律吧?看看人家谁谁谁,60岁了还秀马甲线呢,浑身上一丝赘肉都没有。

有段时间,很受“自律”这个概念的伤害。但很快就就想通了:自律确实会获得一些,但同样也会失去一些——比如喝水,饮料……而这些带给人的那种恣意的快乐,多么珍贵。所以减肥这种事情,只能偶尔闪现在我的计划中,原因很简单:节食是不可能节食的,这辈子



任溶溶写过一篇《回忆钟子芒》,让读者领略了这位过早逝世,却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建树颇多的同行兼同事的音容笑貌。钟子芒本名杨复冬,他之踏入文坛,据任先生所述,出自包天笑的提携:“记得我们一经过天蟾舞台,他必要到天蟾舞台对面云南路上一家小酒店,去跟那里的一位大姐讲上几句。他告诉我,他写作出道早,是包天笑提携的,包天笑这时在香港或台湾,酒店那位大姐是他妹妹,因此他一定要来伺候她,并托她伺候她哥哥。”

然而但凡熟悉包天笑的生平,就会发现他是没有姊妹的(表妹不算)。因此每读至此,总不免疑窦丛生。若换一种说法,说钟子芒认识某位经营饭店的著名女

都不可能节食。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吴彦姝演的谢阿奶有段台词,特别经典: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回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在身材和饮食之间,我选择后者。

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代价。我的代价就是:可心的衣服越来越不好找,或者说,穿着效果越来越不好看。因为我身材不好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前阵子有个聚会,见到了相识30多年的文友老哥。他脸上多出不少褶子,笑容却还像以前一样,憨厚而赤诚:“阿简现在富态了哈,这多好!刚认识你的时候瘦得啊!”

旁边的老姐姐也说:“那时候阿简才十几岁吧?好看是好看,就是太瘦了,不像现在这样,看着舒心。人上了一点岁数,不能太瘦,显老。你現在这样,正好。”

我知道老哥老姐这些话里,除了老朋友滤镜加持,肯定也有社交礼仪成分。但,不就误听了开心。今天中午出去遛弯,遇到有阵子没见面的街

性,或许可以说道说道了:那人是郁钟馥,即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大妹。至于那饭店,就是当年有名的九如食品公司,位于南京路大新公司以东的六合路14至16号,老板张浩然,曾任精益眼镜公司经理。说来也巧,钟先生祖籍湖南长沙,据说他的上海话里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

魏绍昌《东方夜谈》书中有一篇《两位饭店女经理》,重点介绍开办梅龙镇酒店的吴涓及九如的女经理郁钟馥。她们均为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理事,抗战期间积极投入支援前线 and 慰问伤兵等工作,暗地里还采购药品输送新四军。魏绍昌



早梅迎春
甘建华 摄于龙岩长汀

坊,寒喧里她说要每天出门遛弯三次,消食减肥。我听了惊奇且羡慕,说我能坚持每天中午遛一圈儿,已经是天花板了。她爽快地拍了下我的胳膊:“您少溜达点也没事儿,您身材好!”

本人天真单纯且虚荣,明知道是客气话,又高兴兴照单全收了。

晚上回来照例熬夜,快12点时感觉肚子饿了。在吃与不吃之间,稍稍犹豫了两分钟,想到中午街坊那句“您身材好”,觉得我又行了。于是怒吃

忆及,1944年九如业务不佳,老板已负债累累。郎静山和胡桂庚两位老吃客见郁钟馥协助处理金山酒家事务井井有条,遂向张老板推荐了她。“郁初不肯就,他们便以请客吃饭为名,把郁拉到九如,就送花篮、放鞭炮了,第二天小报上又登出郁已荣任九如经理,收拾残局的消息,便是给郁钟馥黄袍披身了”。然而唐大郎在《云庵缀语·且把春愁付酒杯》(《飞报》1947.2.12)里的描述则大异其趣:“九如方改组,聘郁钟馥女士为经理,……其人妍爽,能饮,百杯勿醉,此宴盖迎其履任也。九如全人,于席间献花。钟馥殷殷谢,复

包天笑的妹妹?

清波

燃鞭炮,情绪遂热烈;席上人恭立敬酒,钟馥又笑而谢,双腮皆赧,为状乃如好虐亲朋,劝新娘醉焉”。可知年深日久,魏先生将郁女士上任时间及其态度都记错了。

1947年1月7日《魅报》刊“末代公子”《汽球集》专栏,写“九如”为湖南菜馆,近来文艺界人士三日两头作座上客,其中“牛之友社”全体社员每日必到。此牛之友社的社长即为杨复冬,揆诸“匡成”《关于牛之友社》(《真报》1947.10.16):“去岁与文海型(杨复冬)、海风(杨赫文、杨嘉祐)、郭钧、正兴馆主(本名杨嘉祁,杨嘉祐的弟弟,后改名杨理)、令狐慧(董鼎山)、欧阳秋有一个小集团,称作‘牛之友社’。”可惜未能查悉杨先生与郁钟馥之间有无交往。